

# 试论吐鲁番地区之历史沿革及地名来源

■ 邢立涛

**摘要** 吐鲁番地区西汉时为车师前王庭地,东晋时前凉政权在其地设高昌郡,唐代称为西州,曾一度作为唐朝安西大都护府的所在地。从地理上看,吐鲁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它东与哈密地区毗邻,是连接西域与河西走廊的交通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本文对其地历史沿革、地名渊源给以梳理,以期揭示该地区的丰富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 吐鲁番 历史沿革 地名来源

## 一、吐鲁番地区历史沿革

吐鲁番在《史记·大宛列传》里称姑师。西汉时期,是车师前王庭地。《汉书·西域传》讲:“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户七百,口六千五百,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西汉在这里设置了屯田的戊己二校尉。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以后,戊己校尉的驻地由交河城迁到高昌壁。戊己校尉的设置一直延续到东晋。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张骏的前凉政权在这里置高昌郡,并设田地县。高昌郡隶属于沙州(敦煌)。这就是新疆郡县制的开端,全疆没有比高昌郡和田地县再早的郡县。继前凉之后,以武威、张掖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后凉、北凉都承袭了高昌郡的建置,并派驻太守。

阚爽为高昌郡太守时,被北凉王族沮渠无讳攻袭。沮渠无讳取代阚爽的位置。沮渠无讳死后,又传位于其弟安周。北魏和平元年(460年),高昌郡被柔然攻灭。柔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从此,高昌郡为高昌国所代替,王治还在今高昌故城。高昌国先后经历了阚、张、马、鞠四姓王朝。为什么叫高昌呢?《魏书》言:“其地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命兵部尚书侯君集率兵攻灭高昌国,同年在高昌王城设置西州(初称西昌州)。州下设五县:高昌县,即以高昌故城为中心,天宝元年改为前庭县,县与州同治;柳中县,今鄯善鲁克沁一带;交河县,即交河故城;天山县,即今托克逊县;蒲昌县,即今鄯善县。

唐朝于设置西州的同年,在西州治所设置了领辖东自龟兹西达波斯的22个都督府和118个州的安西大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安西大都护府迁到龟兹,永徽元年(650年)复撤回西州,显庆三年(658年)再次搬迁龟兹(此后一直在龟兹)。这以后西州则改为西州都督府。军事方面,唐朝又于开元二年置天山军于州境,天宝元年(742年)再次改为交河郡;到了乾元元年(758年)又恢复西州的原建置。

贞元六年(790年),西州被吐蕃占领。咸通七年(866年),回鹘首领仆固俊自北庭攻取西州,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高昌回鹘先后臣属于宋、辽、西辽。维吾尔人把它们的王称为亦都护,也始于这一时期。

蒙古成吉思汗西征到这里之后,高昌回鹘最早表示臣服,因此被承认和保留了亦都护王治,并从这一时期开始把回鹘叫畏兀儿,渐接近于维吾尔(uygur)这个族名的拼音。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在这里设置了和州(哈喇和卓)宣慰司,隶属

于别失八里行尚书省。元末,在万户达鲁花赤官职统辖之下,这里被分成三个行政管理区域:柳城(鲁克沁)、火州(二堡)和吐鲁番,这是吐鲁番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到了明朝,开始将这里叫火州地(或者叫哈喇火州),这主要是指现在的二堡,当地突厥语名称叫哈喇和卓。如明史记载:“火州,又名哈喇,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鲁番东三十里。”这个地理方位是很清楚的。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到明朝后期,吐鲁番这一名称代替了火州。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在鄯善设置了辟展办事大臣及同知,隶属甘肃布政司。并在不同时期建设有六城:辟展(今鄯善城)、广安城(吐鲁番)、鲁克沁、色木尔(今胜金)、哈喇和卓、托克逊。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将辟展办事大臣改为吐鲁番领队大臣,行政中心移到了吐鲁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修建吐鲁番城。光绪十二年(1886年),设置了吐鲁番直隶厅,隶属迪化府。吐鲁番直隶厅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鄯善和托克逊三县的范围。

## 二、吐鲁番地区地名探索

吐鲁番是当地民族语文地名 turpan 的音译。民族语文地名早就存在,古和田语文书《使河西记》里就有 tturpana 的记载。而汉文的音译则是清代初期才出现的,开始译作吐尔番,后改为吐鲁番,但对吐鲁番的语言从属和含义直到现在还未进行过比较透彻的研究。现今一般人认为吐鲁番是突厥语,而对其含义则又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绿洲”、“水果多的地方”,有的说是“丰饶的土地”等。其语言属突厥语言,因为自隋唐以后这里就是“西州回鹘”的故地,吐鲁番就是维吾尔人的家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这一地名的来源及其含义则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因为要把其含义解释为水果之乡或丰饶之地,这就不是突厥语的含义,未免牵强附会,不真实。吐鲁番这个地名的来源,史料记载不多,但清光绪年间编撰的《新疆吐鲁番厅乡土志》则提出了这样的论证:“西州于晚唐为吐蕃所据,疑其时呼为吐蕃城,音转为吐鲁番耳。近人以蒙语,回语释之,非探本也。论唐书吐蕃传之蕃字,亦当读为潘。吐蕃故国汉人呼为西藏,番俗不知此号,惟自呼曰图伯特或曰条拜提、曰退摆特。欧洲人呼为替卑得。其伯字、拜字、摆字、卑字皆蕃字转音。亦即蕃当读潘之证也。又按汉地志鲁国番县应劭曰音皮,师古曰土俗各有别称不依本字。此又蕃字不必读方烦切之证也。”这一段论证讲清了两个要点:一是说吐鲁番在唐末曾被吐蕃所占领;二是吐蕃的蕃字在古汉语中读潘,而不读番。而吐鲁番这个地名的突厥语拼写方法正是吐尔潘(turpan)。我们可以设想,当叫做吐蕃的民族迁徙之后,后来到达这里的民族,用已经迁走的民族的族名作为该地方的地名,并一直沿用下来,这是合乎情理的,是可能的。民国年间吴绍璘写的《新疆概观》一书在提到吐鲁番时也说:“其地唐宋简称吐蕃。”操突厥语言的民族在采用了吐蕃这个地名后,为了念起来顺口,又在吐蕃两字之间加了谐音尔(r),变成吐尔潘(turpan)。按照突厥语言的语音规律来讲,也只有在这个特殊(下转第44页)

## (二)遵循合作原则

考生在话轮索取、维持和放弃等转换技巧方面都要有共同合作的意识。会话者通过听说合作正确判断关联转换位置,或运用话轮转换微技能如韵律技巧(拖音、升调、音量)、沉默填补(mm/en/well等语气词)、重复和标记词(and/but/if等)使得受试者在交互合作中完成交际。通过测试中的合作原则遵循,调动了考生参与的互动意识,争取到话轮参与的时间。

## (三)使用副语言特征

副语言特征指体态语和社会文化、情感等非言语因素。如口试中,发话者有意选择下一位说话者,或许通过体态改变、目光注视、面部表情等非言语行为来提示一个话轮结束,下一个话轮将开始。

## 六、结论

英语口语测试中的话轮转换分析呈现了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有待培养和提高。期望通过本文对口试中的话轮转换分析的论述,初步有效提升考生口语测试水平和实际交际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并随着口试在我国不断地使用、发展和研究,

也将有力推进英语教育改革。

## 参考文献:

[1]Sacks. H, E. A. Schegloff. & G. Jefferson. A simplest systematic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J]. Language, 1974(4).

[2]李传芳.从话语运用和交际策略谈口语交际能力[J].外语教学, 2003(1).

[3]李悦娥.话语分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4]文秋芳.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作者简介:苏晓华(1986-),女,汉族,硕士,西安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陈莉霞(导师)。)

(上接第30页)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它的象征依据是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原理,用巴特的话说,象征符码规划出一种“特定的对立”,而其中他最重视的是性的对立。然而罗钢先生又将其扩大到叙事作品中人物、事件、意象等的象征功能。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这种对话性文本的张力所在。

在《受戒》中写到了两个寺庙,一个是海明出家的荸荠庵,一个是海明受戒的善因寺。它们一个是小庵,一个是大庙;一个陈设简陋,一个布置繁华;一个自然随便,一个庄严肃穆;一个的和尚“不务正业”,一个的和尚晨钟暮鼓;总之,一个无所谓清规,也没人提起,一个却戒律严明,禁止喧哗。如此对照鲜明的两个文本分别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遥遥相望间又显露出几分对话的姿态。荸荠庵的生活自然随意,僧侣不受佛门清规戒律的束缚,人生还是一片天然的状态。而善因寺却是深处密林有恶狗把守,气象庄严而纪律严明,僧人的行为已经纳入到佛门的清规戒律。小说末尾,两个少年在芦花飞荡的水田中做出的天真浪漫的约定使得这样一组对话的文本转变成一种对立的象征。围绕着荸荠庵,我们可以看见美丽的自然,感受淳朴的人情,听见动情的山歌,见证两人的爱情。而在气势逼人的善因寺,面对严苛的戒律,海明也不得不沉默地面对

英子的告别。在此,荸荠庵象征的自然生活与善因寺代表的清规戒律,社会秩序的威严和自然人生的活泼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激烈地碰撞着。两位主人翁虽然将小船划进了芦苇荡,回到了他们童真的天堂,但是英子对海明的那一声“我走啦!”却还是意味深长。面对既定的道德规范,他们两小无猜的爱情是否会不说再见,成为了我们永远的牵挂。

## 参考文献:

[1]罗钢著.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董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孙郁.汪曾祺的魅力[J].当代作家评论,1990(6).

[5][法]皮埃尔·吉罗著,怀宇译.符号学概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6][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8.

(作者简介:杨徐嵘(1987-),男,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上接第28页)的,外来的地名后加上潘(pan)这个读音,纯粹的突厥语地名是很少这样拼音的。所以《新疆吐鲁番厅乡土志》对这个地名来源的解释是有它的道理的。

## 参考文献:

[1]纪大椿.新疆历史词典[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2]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